

# 加米奥的《锻造祖国》与墨西哥的 土著主义运动<sup>\*</sup>

韩 琦

内容提要: 曼努埃尔·加米奥是墨西哥著名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 被称为墨西哥“土著主义之父”, 1916年他出版了《锻造祖国》一书, 该书和同时代其他著名知识分子的著作对土著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墨西哥人类学家的推动下, 20世纪20年代土著主义被认为是墨西哥建立统一的国家认同和实现社会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工具, 被接受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1920~1940年的几届总统通过建立专门的印第安人领导的研究机构, 不断实施教育改革、土地改革, 倡导壁画艺术运动、土著语言文学研究、双语教学, 推广印第安人工艺项目和技术培训等, 大大推动了印第安人的现代化和国家一体化。土著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对墨西哥现代化进程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而人类学家在土著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是墨西哥土著主义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

关键词: 墨西哥 曼努埃尔·加米奥 莫伊塞斯·萨恩斯 《锻造祖国》 土著主义运动

土著主义运动是20世纪前半期墨西哥文化革新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

\*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社会转型”(批准号: 19JJD770007)的阶段成果。

它对墨西哥国家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土著主义 (Indigenismo) 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旨在构建土著人口在民族国家中的角色。它最初是一种为保护印第安人免受自征服以来所遭受的西班牙人、克里奥尔人的剥削和歧视的主张,后来指由知识分子、政治家和艺术家提出来的、认为墨西哥民族认同的根源应该在墨西哥印第安文化中寻找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拥护者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提高印第安人的地位以便他们能够被纳入国家发展的计划;二是反对 19 世纪的欧化运动,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倡导加强全体国民的民族意识和凝聚力。拥有这种思想的政治家、小说家、人类学家、画家、记者倡导恢复印第安人的价值和习惯,以反对欧洲人的文化遗产。他们想改变此前占主流的关于印第安人落后的负面观点,并号召一种有利于贫困的印第安村社的社会改革。<sup>①</sup> 20 世纪前半期是拉美土著主义运动最兴盛的时期。在墨西哥,人类学家在土著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凸显是其特点之一,其中曼努埃尔·加米奥 (Manuel Gamio, 1883 - 1960) 是一位最著名的人类学家,他被称为墨西哥的“土著主义之父”。本文试图在介绍加米奥的生平及其土著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论述 20 世纪前半期墨西哥土著主义运动的发展。

## 一 曼努埃尔·加米奥的生平

曼努埃尔·加米奥,是墨西哥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社会学家,也是土著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尽管他不同意给予墨西哥土著社区完全的主权,但他认为应该承认和尊重他们的自治组织,如部落政府、市政组织和民选的社区领袖。<sup>②</sup> 他经常被认为是墨西哥现代人类学研究的创始人。<sup>③</sup> 他设计了一个著名的中美洲狩猎采集者的分类系统。

1983 年 3 月 2 日加米奥出生于墨西哥城,他在那里完成了小学和中学

① 豪尔赫·拉腊因 《拉丁美洲的身份认同与现代性》(Jorge Ibarra, *Identity and modernity in Latin America*), 政治出版社, 2001, 第 98 页。

② 曼努埃尔·加米奥 《土著群体文化特征的分类》(Manuel Gamio, “Calificación de Características Culturales de los Grupos Indígenas”), 美洲印第安研究所 《美洲印第安人》(*América Indígena*) 1942 年第 2 期, 第 17 ~ 22 页。

③ 杰拉尔德·盖拉德 《劳特利奇人类学家词典》(Gerald Gaillard, *The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Anthropologists*), 劳特利奇出版社, 2004, 第 255 ~ 257 页。

的学习，然后就读于一所矿业学校。但是，他并没有完成学业，而是中断学业跟随父亲到一个橡胶种植园工作。这个橡胶种植园位于瓦哈卡州，在维拉克鲁斯和普埃布拉州交界的地方，他在那里待到了1906年初。在那里，他向种植园工人学习了纳瓦特尔语，并对墨西哥土著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打算将来研究墨西哥土著人的历史和现状。

他回到墨西哥城之后，报名参加了国家博物馆的课程学习，这个课程由尼古拉斯·莱昂（Nicolas Leon）博士和赫苏斯·加林多·伊比利亚（Jesus Galindo y Villa）博士开设。1908年末，他被派往萨卡特卡斯州的查尔奇维特斯（Chalchihuites）进行他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在该地工作情况的发布打动了北美考古学家塞利亚·纳托尔（Zélie Nuttall），结果后者提供了一笔奖学金，让他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继续从事他的研究。从1909年到1911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弗朗斯·博阿斯（Franz Boas）学习，获得了硕士学位。他从博阿斯那里学到了20世纪美国人类学的文化特征方法。博阿斯认为加米奥是他最好的学生之一。

1911年，他回到墨西哥，随后，他成为墨西哥城的美洲考古与民族学国际学校（Escuela Internacional de Arqueología y Etnología Americana）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学校是通过美国、法国、墨西哥和德国的国家政府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等私立大学的支持来维持的。与学校相关的其他个人包括爱德华·塞列尔（Eduard Seler），艾尔弗雷德·M. 托泽（Alfred M. Tozzer）和博阿斯。这个时候正是在墨西哥革命期间，因此，是建立新的科学机构的困难时期。从1916年到1920年，加米奥一直是该校的校长，直到学校因缺乏资金而最后关闭。

1911年，他在联邦区阿兹卡波萨尔科（Azcapotzalco）的早期地层挖掘基础上，为墨西哥谷地建立了一个陶瓷序列。1913年至1916年，他担任墨西哥公共教育部考古遗迹总监。他在墨西哥谷地的许多地方进行了实地工作，包括科皮尔科（Copilco）、奎奎尔科（Cuicuilco）和大庙（Templo Mayor），这4处全部在联邦地区；另外还有查尔奇维特斯（Chalchihuites）、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尤卡坦（Yucatán）、厄瓜多尔（Ecuador）、利马的米拉弗洛莱斯（Miraflores）、危地马拉（Guatemala）。

他是第一个探寻特奥蒂瓦坎的科学研究者。他的研究结果收入1922年出版的《特奥蒂瓦坎谷地的人口》一书中。这项成果也使加米奥于1921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至今,这一著作仍然是墨西哥北部地区民族学资料的重要来源。他还制作了一些纪录影片。据他估计,特奥蒂瓦坎人口的最大规模约为30万人。他批评墨西哥人口普查局将讲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划归白人以及将那些按传统仪式结婚的人划归单身的做法。

早在1916年,他就出版了重要著作《锻造祖国:赞扬民族主义》(*Forjando Patria: Pro Nacionalismo*,以下简称《锻造祖国》)。这是一本关于墨西哥土著人融入该国种族混合社会的文化同化的著作。他的其他的西班牙语作品还有《走向新的墨西哥》(*Hacia un México Nuevo*,1935)、《关于土著主义的思考》(*Consideraciones Sobre el Problema del Indigenismo*,1948)。

20世纪20年代,他调查了危地马拉的高地,靠近奎奇(Quiche),维维特南戈(Huehuetenango)、奎萨尔特南戈(Quetzaltenango)城的一些地方,主要研究陶器风格。由于危地马拉和墨西哥中部的陶器相似,加米奥认为,后一地区是玛雅文明的起源地。他提出这样的假设,即墨西哥中部的一些早期土著人为了寻找一个没有地震和火山的地方而放弃了原来的地区。

加米奥关于墨西哥土著主义的出版物对于“恢复阿纳瓦克(Anahuac)<sup>①</sup>作为墨西哥历史和文化的荣耀基础”是重要的。<sup>②</sup>在那些致力于将土著人口纳入国家一体化的国民生活的重要人物中,加米奥是其中的一员,另外还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卡德纳斯总统。

1925年,他在谴责了墨西哥教育部的腐败之后移居美国。他专注于涉及美国的墨西哥人移民和劳工问题,为华盛顿特区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工作。他出版了两本这方面的著作,即《墨西哥移民到美国》(1930年)和《墨西哥移民的生活故事》(1931年),这两本书是用英文撰写的。它们最近才被翻译成西班牙文,供当代墨西哥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使用。

1930年,加米奥回到墨西哥,他在那里担任各种政府职位,进行社会学和应用人类学调查。1942年他被选为泛美印第安人研究所(the Inter-American Indian Institute, III)的所长,直到1960年去世。

① 即墨西哥谷地,大约长80公里,宽50公里。

② 戴维·A·布拉丁:《曼努埃尔·加米奥和墨西哥官方的土著主义》(David A. Brading, “Manuel Gamio and Official Indigenismo in Mexico”),《拉美研究公报》(*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1988年第1期,第76页。

## 二 《锻造祖国》和加米奥的土著主义思想

加米奥被称为墨西哥的“土著主义之父”，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锻造祖国》和《特奥蒂瓦坎谷地的人口》等著作中。其中的《锻造祖国》勾画了一个专业化的人类学学科，它将作为一种“善治科学”而服务于新兴的革命国家。这是一份影响深远的宣言，作者试图将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到的人类学与本国19世纪关于现代化的叙述，甚至关于后殖民地国家身份的本质的焦虑相调和。作者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

### （一）考古学是科学的和民族主义的学科

加米奥在1916年之前主要是一名考古学家，他在墨西哥第一次成功地应用了地层挖掘的方法，这种方法后来成为现代考古学的基本方法，这与19世纪的业余古董研究不同，对于加米奥来说，这种新的考古学有双重目的，即了解土著社会过去是如何生活的，并促进目前的民族团结。在《锻造祖国》中，他将这些技术创新置于民族主义考古学的核心，他将考古学定义为对征服前居住在我国的人类群体的文化或文明的研究。<sup>①</sup> 他将他假定的墨西哥民族性本质的深刻历史根源延伸到前哥伦布文明，在他频繁地提到不同的土著群体时，他指的是“墨西哥人”，而不仅仅是“阿兹特克人”或“玛雅人”，这种将“民族”历史延伸到遥远的过去的做法，与独立运动前夕的一些将前哥伦布文明作为墨西哥民族主义中心特征的提法是一致的。墨西哥国家资助的考古学历来非常重视对前西班牙美洲的遗迹的教学使用，这在文物修复和博物馆展示的风格中很明显，强调了古代文物的纪念碑式的地位，以及对前西班牙美洲历史的民族主义的解释和使用。

《锻造祖国》促进了对考古材料的科学研究与民族主义赞扬之间的近乎无缝的结合。某些外国学者认为，对前西班牙美洲历史的民族主义的解释和使用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许多读者熟悉大量关于墨西哥本土文化的历史著作，以及艺术和文学中的“本土化”主题。但加米奥认为，这些传统

<sup>①</sup> 曼努埃尔·加米奥 《锻造祖国：赞扬民族主义》(Manuel Gamio, *Forjando Patria, Pro Nacionalismo*)，墨西哥波鲁瓦兄弟书店，1916，第71页。

的写作风格与现代考古学所能产生的无可争议的证据相比则处于从属地位。例如,他认为,殖民地作家对墨西哥谷地土著人的大量描述应该集中到他自己在几个地点的地层学挖掘中发现的三个文化特点,即古代的、特奥蒂瓦坎的和阿兹特克的。<sup>①</sup> 尽管加米奥也参与了一系列针对世界各地考古学家的严格技术标准的制定,他在《锻造祖国》中提出的最终目标是将这些客观的知识转化为对普通公众的深刻情感体验。这一目标在他的论断中尤为明显,即对过去的严格了解可以帮助人们体验到对前西班牙艺术的“真实”的审美反应(见第10章“前西班牙艺术的概念”),以及它将如何为学生创建专门的环境,使他们能够与前西班牙美洲和殖民地的祖先“生活”在一起(见第15章“历史价值”)。

## (二) 墨西哥文化发展的方向不是欧化,而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进化融合”

加米奥一方面支持文化的相对论定义,将文化的特殊性视为对特定社会长期环境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他的工作涉及一个明显的非相对论假设,即国家的进步依赖于土著人同化为一种同质的西班牙美洲文化。加米奥的这种对非相对论和相对论文化定义之间的摇摆,是受他导师博阿斯影响的结果,也是因为受到墨西哥实证主义进化论遗产和对现代化和国家统一的强调的制约。

《锻造祖国》中最明显的相对论文化讨论是在第22章“文化的概念”中。在那里,加米奥反驳了墨西哥人是一个“非文化”的人的指控,他认为“现代人类学确立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文化是人类群体所有物质和智力特征的结合体。它并没有试图建立文化优越性的等级,也没有不合时宜地将人们认为是有文化的或没有文化的。文化是由人民的集体思想发展起来的,它是从他们的历史先例、周围的环境和经济境况中产生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其民族社会性质和居住地的物理和生物条件所决定的文化。任何人民认为它的文化比其他人民的文化优越,或试图用武力强加给他人,都是不明智的。”<sup>②</sup>

<sup>①</sup> 曼努埃尔·加米奥 《锻造祖国: 赞扬民族主义》,第42页。

<sup>②</sup> 曼努埃尔·加米奥 《锻造祖国: 赞扬民族主义》,第183~184页。

在其他情况下，加米奥使用“文化”或多或少与“文明”互换，似乎在本土和欧洲类型之间建立了明确的等级制度。如在第21章“我们的知识文化”中，他指出“自然，无论在当时前西班牙美洲文明多么辉煌，多么出人意料地发展，但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文明的痕迹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不恰当的、不切实际的。有些土著人对太阳、月亮和其他天体的运行有着惊人的了解。在前哥伦布时代，这些人是被尊敬的占星家。但是现在，如果把他们安排在天文台上，他们看起来会很荒谬。印第安药师拥有一部巨大的秘密药典，在过去应该被认为是医学名人，但我们的现代医生蔑视他们，指责他们是未经训练的施毒者。”<sup>①</sup>

在《锻造祖国》的不同章节中，文化所扮演的角色的差异，可以理解为加米奥为了迎合他的其他非专业读者的“民间”定义。然而，该术语的相对性和非相对性之间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尽管加米奥强调所有文化表达的平等有效性，但他多次提到“科学进步”的趋势，这是欧洲文明优越性的最终标志。加米奥几乎没有说明为什么这种知识在美洲的前西班牙文明中不那么明显，但他似乎认为这是欧洲文化和土著文化之间质的差异，使得征服墨西哥成为一个必然的结论（见第30章“西班牙和西班牙美洲”）。

即使在《锻造祖国》中，土著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似乎存在进化的等级制，但这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进化论者和许多波菲利奥实证主义者所设想的等级制并不完全相同。对加米奥来说，墨西哥进化的顶峰并不是欧洲最“文明”国家的复制品，而是一种混合或中间文化的发展，这种文化比欧洲或本土文化更适合其时代和环境。“进化”一词在描述伴随“梅斯蒂萨赫”（Mestizaje，意即种族混血）的文化融合方面很有用。在第11章“独立时期的艺术和科学”中，加米奥提到欧洲和印第安艺术中的“进化融合”，以及在第34章“三个民族主义问题”中，他提到殖民时期发生的“进化文化融合”。他认为后一种现象发生在“印第安人逐渐采用了新的文化表现形式”，或者把他们自己的文明转变成新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融合表现在伴随自发进化而产生的智慧。<sup>②</sup>

① 曼努埃尔·加米奥 《锻造祖国：赞扬民族主义》，第169~171页。

② 曼努埃尔·加米奥 《锻造祖国：赞扬民族主义》，第316~317页。

这种进化融合的观点在加米奥的主张中尤为突出,即在殖民统治的三个多世纪中发展起来的本土工艺和美学与独立共和国从欧洲引进的更有声望的形式相比较,前者更适合国家的现实(见第21章“我们的知识文化”和第11章“独立时期的艺术和科学”)。殖民地艺术与“异域”艺术的这种有利的对比也扩展到了工业和政治体系。例如,加米奥认为,与许多引进的外国技术相比,16世纪到18世纪出现的工匠传统可以发展成一个更适合大多数墨西哥人的才能和消费模式的民族工业(见第28章“我们的民族工业”)。同样,他认为,与模仿欧洲社会的共和国法律相比,殖民地总督实施的法律更适应于土著人口的需要(见第16章“拉丁美洲宪法的修订”)。

### (三) 赞成种族平等和种族融合

在《锻造祖国》中,加米奥运用体质和文化人类学的概念,宣称在生物性方面印第安人与其他种族是平等的,同时,他也主张有必要促进种族混合。他对种族工程学的强调,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寻找将加米奥与优生学运动的代表联系起来的知识影响。尽管如此,《锻造祖国》和加米奥早期的其他作品中关于种族观念的特殊运用还是讲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

加米奥注意到了优生学的研究,并且似乎已经意识到这和他自己对“梅斯蒂萨赫”的推广有相似之处。他于1920年曾当选为第二届国际优生学大会的副主席,也是订阅美国优生学期刊的几位墨西哥人之一。然而,加米奥很可能发现了国际优生学大会的论文和期刊论文的大部分内容很难与他自己的人类学项目相协调。北美优生学是一个异类运动,该领域的学者既包括支持种族相对主义的学者,也包括从根本上不赞成种族混合或全面否定墨西哥人“种族潜力”的其他学者。因此,尽管加米奥写过“优生学的目标是追求人类群体的种族改善,……墨西哥人口的异质性使这一科学在墨西哥的应用成为必然”,但他自己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是否与在美国进行的同期研究有关尚不清楚。

《锻造祖国》中出现的“种族”一词,通常是模棱两可的概念。似乎加米奥的作品更符合“民间”定义和他的普通读者的预期。种族可能是拉丁美洲散文家和历史学家自19世纪上半叶以来用来对比土著和欧洲人的最常



见的类别，这一传统构成了《锻造祖国》中的重要知识基础。与20世纪优生学中使用的种族的基因定义不同，这种散文传统构成了不同种族的语言、血液和精神的串联。这种关于种族的浪漫主义观念是诸如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的《宇宙种族》<sup>①</sup>中“梅斯蒂萨赫”更具人文主义色彩的讨论的核心，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墨西哥有许多非专业读者最初会理解《锻造祖国》中提到的种族。加米奥似乎有意识地在一些文章中使用了这种更浪漫的表达，比如在第4章“土著阶级的救赎”中提到的“贫穷和痛苦的种族”。文本中的“种族”概念显示了语言、文化和生物学之间的界限模糊，例如在第23章“语言和我们的国家”中，对尤卡坦白人的身体特征和辩证特殊性的讨论。在某些情况下，加米奥将似乎是文化或环境的现象称为定义“印第安种族”的生物学特征。例如，他指出，肌肉发育的模式可以从身体上区分“印第安种族”和“白人种族”，这是饮食和环境因素的结果。<sup>②</sup>这似乎意味着界定这两个“种族”的身体特征是来自非遗传因素。

“种族”一词在《锻造祖国》中的其他用法似乎更符合博阿斯的种族相对主义。如当加米奥断言“印第安人的智力素质可与任何种族的智力素质相媲美”<sup>③</sup>，或就不同的文化才能提出“后天培养”的论点时，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所有人类群体在平等的教育和环境条件下都具有平等的智力倾向。要将某种文化或文明强加给个人或群体，必须给予他们必要的教育，并将其置于适当的环境中。”<sup>④</sup>《锻造祖国》中关于种族混合的讨论更加强调研究“梅斯蒂萨赫”的文化和语言维度。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加米奥对种族的讨论是对其读者不同类型的期望的回应。

#### (四) 渴望创建一个团结、强大的民族国家

在《锻造祖国》中，加米奥呼吁墨西哥人拒绝欧洲美学，采用本土标准来评估美丑、墨西哥艺术和考古学对象的意义，他认为，应该摒弃“西班牙的铁锤”，将“印第安人的砧子”当作民族的标准。他极力主张“一种

①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 《宇宙种族：伊比利亚美洲种族的使命》(José Vasconcelos, *La Raza Cósmica: Misión de la Raza Iberoamericana*)，巴萨罗那世界书店，1925。

② 曼努埃尔·加米奥 《锻造祖国：赞扬民族主义》，第249~250页。

③ 曼努埃尔·加米奥 《锻造祖国：赞扬民族主义》，第32页。

④ 曼努埃尔·加米奥 《锻造祖国：赞扬民族主义》，第39页。

民族特性的形成”必须从对墨西哥的形形色色印第安人团体进行科学研究开始,从对土著艺术和文学的新认识开始,以及从扭转19世纪的“致命的尊崇外国的方向”开始。<sup>①</sup>

“加米奥对前哥伦布艺术的重估、对手工工艺的鼓励、对土著文明的持久影响、对将土地归还印第安村庄的支持、对古典自由主义和当代共产主义作为外来意识形态的尖锐批判、对社会现实与抽象教条对立的关注、对建立一个团结强大国家的渴望,所有这一切都把曼努埃尔·加米奥刻画成了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者。”<sup>②</sup>

他承认,按照日本、德国和法国的标准来判断,墨西哥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在当时还缺乏共同语言、共同性格、同一种族和共同历史四大特征。原因是他们的多种语言、农村隔离、贫穷和文盲,印第安社区构成了一系列独立的“小国家”,其居民没有参与国民生活或行使共和国公民的权利。因此,加米奥宣称,其宏伟目标必须是在种族近似、文化融合、语言统一和经济平衡的基础上,创造一个强大的祖国和一个有凝聚力的、轮廓分明的民族。他呼吁墨西哥革命者用西班牙美洲的铁器和土生土长的青铜铸造一个新的祖国。“在安第斯山脉的巨大铁砧上,青铜和铁的男性种族已经进行了数个世纪的斗争”,从这场斗争中出现了梅斯提索人,即“墨西哥民族”“未来的民族文化”的载体。现在是墨西哥人“拿起铁锤、系上铁匠围裙”的时候了,这样他们就可以从神奇的铁砧上让由青铜和铁混合的新国家崛起。<sup>③</sup>他将墨西哥民族描绘成一座雕像,其基座是印第安人,身体是由所有民族锻造而成的。<sup>④</sup>革命的目标是通过承认处于核心的印第安人的本质特性来获得强大的民族认同。对于加米奥来说,印第安人是民族解放的根源。

总之,从《锻造祖国》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主题,这些主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墨西哥人类学的学科定位,其中突出体现了作者的土著主义思想。加米奥将这门学科描述为一门应用社会科学,这将有助于革命国

①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卷),涂光楠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第443页。

② 戴维·A.布拉丁:《曼努埃尔·加米奥和墨西哥官方的土著主义》,第82页。

③ 曼努埃尔·加米奥《锻造祖国:赞扬民族主义》,第6页。

④ 曼努埃尔·加米奥《锻造祖国:赞扬民族主义》,第5~6页。

家创建一个统一、健康、进步的民族国家和社会。

加米奥不仅从理论上阐发他的思想，而且还努力践行他的思想。1916年1月，他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第二届泛美科学大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其中心思想是向政府证明建立人类学部门以评估各种政府部门的工作，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的工作是明智的，因为欠发达地区在文化上与其他地方有很大的不同。1917年，加米奥实现了他的目标，成为墨西哥农业部领导下的第一任人类学部主任。

作为人类学部的负责人，加米奥带领他的研究小组，开启了对特奥蒂瓦坎地区的人类学考察。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他要实践他称之为人类学的“整体”研究方法。他从根本上感兴趣的是研究两个基本要素，即人口及其所处的环境。在他看来，这应该超越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卫生、教育学或其他各种单一的学科观点，同时兼顾了从前哥伦布美洲、殖民地、现代直到当代的时间演变。为此，他将墨西哥国家划分为11个代表区，其中第一个代表区包括墨西哥州、伊达尔戈、普埃布拉和特拉斯卡拉，这几个州距离墨西哥城最近。而墨西哥州的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被认为该地区最有代表性的地点。在那里，从千年的角度来研究环境和人类的进化，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好。加米奥认为，一个明确的地理和人类现实只有在整体研究的情况下才能被了解，这一思想构成他这项研究工作的一种最高价值的贡献。<sup>①</sup>

加米奥带领的研究小组在1918年至1921年从事的研究活动的成果收入了他的伟大著作《特奥蒂瓦坎谷地的人口》，1922年以三卷本出版。这项工作完成之后，加米奥又开启了各种开始改善现代特奥蒂瓦坎人生活条件的实践。这样，他在特奥蒂瓦坎的工作就成为一个将理论和为一批人谋福利的实践有机结合的典范。

### 三 墨西哥的土著主义运动

20世纪前半期是墨西哥土著主义运动最兴盛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墨西

<sup>①</sup> 米格尔·莱昂·波蒂亚 《曼努埃尔·加米奥，1883~1960》（Miguel León-Portilla, “Manuel Gamio, 1883-1960”），《美洲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62年第2期，第358页。

哥士著主义运动有三个显著特点<sup>①</sup>，第一个特点，如前所述，即人类学家在土著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受到 20 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的影响，土著主义人类学家赞扬前哥伦布时代的印第安文明，宣称当代印第安人是民族自豪和活力的源泉，从而开创了一种新的民族认同观和新的民族审美观，并对当代艺术产生了巨大和持久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墨西哥人类学“肩负着这样的重任，即通过现代性的‘本土化’和印第安人的现代化来锻造墨西哥公民身份，从而将所有墨西哥人团结在一个梅斯提索人的共同体中”<sup>②</sup>。第二个特点是土著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国家政策的核心支柱，土著主义被认为是墨西哥社会建立统一的国家认同和实现社会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工具，因此，墨西哥的土著主义运动是一个由国家支持的、整合主义者、同化主义者和发展主义者共同致力推行的运动。第三个特点，在 20 世纪上半叶，墨西哥的土著主义受到“梅斯蒂萨赫”思想指导并服从于这一思想，这一思想实际上指导了所有土著主义者的行为。“梅斯蒂萨赫”(Mestizaje) 一般是指印第安人和欧洲人之间的生物“混血”过程，这是西班牙美洲社会征服后的特征。“梅斯提索”(Mestizo) 是指既有土著血统又有欧洲血统的人，即印欧混血儿。在墨西哥革命前后，特别是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的《宇宙种族》著作出版之后，“梅斯蒂萨赫”就不仅仅是一个生物混血的过程，它更是一个文化和政治的融合过程。<sup>③</sup>《宇宙种族》的思想寻求一个统一的原则，以便把墨西哥的多元文化“同质化”为一种既现代又独特的统一的民族文化，它还将“梅斯提索”这个形象提升为一个代表理想的民族主题的标志，一个和谐地结合了现代和土著文化传统并使墨西哥独特的现代性成为可能的标志。在与同期秘鲁国家的土著主义运动相比时，这三个特点在墨西哥很显著。

① 《土著主义》，载《牛津拉丁美洲研究百科全书》(Indigenismo -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Latin America)，见 [oxfordre.com/latinamericanhistory/view/10.1093/acrefore/...](http://oxfordre.com/latinamericanhistory/view/10.1093/acrefore/...) 2018.10.18。

② 克劳迪奥·洛姆尼茨《深层的墨西哥，沉默的墨西哥：一种民族主义的人类学》(Claudio Lomnitz, *Deep Mexico, Silent Mexico: An Anthropology of Nationalism*)，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1，第 231 页。

③ 20 世纪初将“梅斯蒂萨赫”作为民族认同的关键因素的著作包括安德烈斯·莫利纳·恩里克斯的《国家的重大问题》(1909)、曼努埃尔·加米奥的《锻造祖国》(1916)、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的《宇宙种族：伊比利亚美洲种族的使命》(1925)。

在墨西哥，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土著主义萌芽于19世纪末。在波菲里奥·迪亚斯时期，作为他政策制定者的所谓“科学家派”，深受实证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诸如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思想家的影响，相信关于落后的土著人口是国家发展障碍的种族主义看法，认为欧洲白人种族优越，并试图建立一个符合欧洲模式的国家。迪亚斯的国家发展政策实施了自由主义的土地改革法，剥夺印第安村社的土地，并通过强制手段打破印第安人村社的集体组合，使印第安人变为独立的个体。但在一部分杰出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中，已经开始拥护通过教育和就业将印第安人纳入国家主流的观点。如1889年第一次全国公共教育会议上发行的一份报告坚持认为，白人和印第安人的知识能力是一样的。到1900年，一些印第安人捍卫者摒弃关于印第安人懒惰和愚蠢的论点，认为他们天生勤奋、适应力强、有毅力、有艺术天赋。如当时的公共教育部长胡斯托·谢拉（justo sierra）<sup>①</sup>就指出，不应该指责印第安人种族低下，相反，营养不良、工资微薄和不识字倒是应该受到指责的，教育家和政策制定者应该引起注意。<sup>②</sup>如果不是种族因素而是文化和经济因素导致了印第安人的退化的话，那么，就应该重新给予印第安人应有的地位。安德烈斯·莫利纳·恩里克斯（Andrés Molina Enríquez）在《国家的重大问题》一书中指出，印第安人是村社土地私有化的受害者，除非改变法律，否则将发生革命，并呼吁恢复村社制度。他的著作对《1917年宪法》第27条产生了影响。<sup>③</sup>但在迪亚斯时期，这种萌芽的土著主义思想仅仅局限于沙龙，政府当时实行的土地和教育政策均有害于印第安人。成熟的土著主义思想和国家政策是伴随墨西哥大革命而逐渐形成的。

墨西哥革命之后，土著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被纳入了《1917年宪

① 胡斯托·谢拉1906~1910年任公共教育部长。

② 艾伦·奈特《种族主义、革命和土著主义：1910~1940年的墨西哥》（Alan Knight, “Racism, Revolution, and Indigenismo: Mexico, 1910-1940”），载理查德·格雷厄姆编《1870~1940年拉丁美洲的种族思想》（Richard Graham Edited, *The Idea of Race in Latin America, 1870-1940*），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90，第79~80、87~88页。

③ 埃米利奥·H. 库里《对波菲里奥时期墨西哥剥夺印第安村庄土地的解释：安德烈斯·莫利纳·恩里克斯未经审查的遗产》（Emilio H Kouri, “Interpreting the Expropriation of Indian Pueblo Lands in Porfirian Mexico: The Unexamined Legacies of Andrés Molina Enríquez”），《西班牙美洲历史评论》（*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2002，第82、69~117页。

法》，该宪法宣称，要争取通过将印第安人融入墨西哥国家来解放以前被剥削的土著人。<sup>①</sup> 土著主义思想在塑造印第安人与国家关系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土著主义者的观点和方法随着时间推移而有所变化，但墨西哥土著主义的实质特征是对土著文化给予肯定和赞扬，将其纳入国家历史的组成部分，并尝试在民族国家的权威下整合土著人口。土著主义的推行者往往并非印第安人，在墨西哥，国家对土著主义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国家通过出台一系列法律制度、项目计划、政策措施等推动了这一思想的落实，其中包括教育计划、土地改革、政治改革、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对土著遗产的展示等。

### (一) 20 世纪 20 年代土著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

如前所述，墨西哥的土著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人类学家曼努埃尔·加米奥的影响。他在 1916 年出版的《锻造祖国》中主张研究印第安文明，认为印第安人具有与其他人相同的智力和能力，所谓印第安人的文化劣势是殖民主义历史和不利环境的产物，随着教育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印第安群体将会接受并适应现代文化。他强调要重视印第安人在民族构建中的重要地位，要将印第安人纳入民族认同之中，建设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可以说，正是在《国家的重大问题》的作者安德烈斯·莫利纳·恩里克斯和加米奥等土著主义者的影响下，在埃米利亚诺·萨帕塔 (Emiliano Zapata) 和潘乔·比利亚 (Pancho Villa) 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压力下，卡兰萨政府才将一些土著主义的主张纳入了《1917 年宪法》。1917 年加米奥还被任命为农业部下属的人类学部主任。

革命后的前 10 年，先后有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 (Venustiano Carranza, 1917 - 1920)、阿道夫·德拉韦尔塔 (Adolfo de la Huerta, 1920)、阿尔

<sup>①</sup> 如第 1 章第 1 条规定，“在墨西哥合众国，任何个人均享有本宪法赋予的权利保障”，这里的“任何个人”包括印第安人。第 3 条规定，教育必须“防止出现种族、派别、团体、性别和个人的特权”，强调了教育的种族平等。第 27 条关于土地和水源为国家所有的规定中提到“分割大庄园的土地；在法定范围内安排对村社和公社的组建和集体开发”；“事实上或依法保持公社状态的居民点，有资格共同享有属于它们或已经或将要归还给它们的土地、森林和水源”。这一条实际既承认了印第安人已有的村社所有制，又承认了印第安人有建立村社集体所有制的权利。宪法的具体条款参见当时的官方报纸，[http://www.diputados.gob.mx/LeyesBiblio/ref/cpeum/CPEUM\\_orig\\_05feb1917\\_ima.pdf](http://www.diputados.gob.mx/LeyesBiblio/ref/cpeum/CPEUM_orig_05feb1917_ima.pdf)。

瓦罗·奥夫雷贡（Álvaro Obregón，1920 - 1924）和普鲁塔科·埃利亚斯·卡耶斯（Plutarco Elías Calles，1924 - 1928）担任总统，这几任总统都来自墨西哥北方，卡兰萨来自新莱昂州，德拉韦尔塔、奥夫雷贡和卡耶斯来自索诺拉州。墨西哥北方与墨西哥中部和南部不同，后者在考古学上被称作“美索美洲”（Mesoamerica），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产生了伟大的文明，是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的摇篮。与土著人口联系密切的农民领袖是莫雷洛斯州的埃米利亚诺·萨帕塔，他在1919年被刺杀了。革命后的新政府在思想上仍比较保守，他们的政策旨在使土著人口的状况得到一定改善，以适应现代民族文化。在土地改革和改善教育方面做出了一些初步的努力。奥夫雷贡和卡耶斯均根据1917年墨西哥宪法第27条进行了土地分配，允许墨西哥国家征用财产。到1934年，州和联邦政府将1800万英亩的土地分配给了4000个集体农庄（Ejidos）和80万农民<sup>①</sup>，其中许多是印第安居民。但是，这些土地大部分不适合农业经营，甚至不适于耕种。

革命后的教育改革迈出了较大的步伐，这与奥夫雷贡总统任命何塞·巴斯孔塞洛斯为公共教育部部长有直接关系。巴斯孔塞洛斯并不是一位土著主义者。这位教育部部长（1920~1924年在任）的思想超出了对恩里克斯的平均地权论的同情，也超出了将印第安人真正纳入墨西哥社会的设计，在他看来，无论是墨西哥人或更广范围的拉美人，其民族特性存在于种族和文化的混合之中。他在《宇宙种族》论中倡导的是种族文化融合。他偏爱的教育计划是将包括经典作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人的著作）在内的便携式图书馆用马驼送到偏僻的山村，并仿照16世纪的托钵修士的模式，将“文化使团”（教育工作队）派往遥远的印第安人山村，去招聘和培训农村学校教师。他相信，没有人热爱印第安人，印第安文化已经死掉，墨西哥（和美洲）的未来属于被称为“宇宙种族”的混合种族。他的印第安教育政策旨在同化和消除印第安群体的独立性，使他们成为“梅斯提索”文化的一部分。1920年之前，国家教育政策强调分散的地方控制。从奥夫雷贡政府直到卡耶斯政府，则试图通过改变这一政策和授予教育部对全国教育的集中控制权力，来达到利用教育扩大联邦控制的目的，

<sup>①</sup> 迈克尔·C. 迈耶、威廉·H. 毕兹利编《墨西哥史》，复旦人译，东方出版中心，2012，第585页。

旨在使印第安人口在文化上成为国家公民。1921年,巴斯孔塞洛斯在教育部之下成立了土著文化局,以便通过农村联邦学校将印第安人融入占主导地位的欧洲文化中。巴斯孔塞洛斯强调种族包容的国立学校要打破种族差异,培训农村教师,教育学校内外的农村儿童和家长。他的希望是,通过“技术传播、土地改革、政治动员和民族主义宣传”,通过教师传播民族的“梅斯提索”文化实践,改造农村社区,创造爱国的民族认同。在他任教育部部长期间,土著文化局创建了1926所乡村学校,从1921年到1924年,培训了2388名教师。<sup>①</sup>巴斯孔塞洛斯主张,“印第安人走向未来的唯一门户是现代文化,他们的唯一途径是拉丁文明所开辟的道路”<sup>②</sup>。尽管巴斯孔塞洛斯的立场被认为是以西班牙文化为中心的,但在20世纪20年代,正是他推动了一场墨西哥的艺术革命,这场革命至少将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的历史搬到了墨西哥建筑物的墙壁上。

巴斯孔塞洛斯亲自领导了壁画艺术运动。创造民族艺术和文化生产是创造民族身份的必要条件,这是加米奥和巴斯孔塞洛斯等土著主义者的共识。加米奥认为,墨西哥艺术家的灵感应该来自古代本土美学,尤其是阿兹特克美学。巴斯孔塞洛斯在接受了奥夫雷贡政府的文化发展计划后,开始委托艺术家们创作由革命政府支持的国家艺术品,特别是集中于人们可以看到和接触到的大型公共壁画作品,以巩固民族国家的认同。参与这一运动的艺术家包括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José Clemente Orozco)和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等著名画家。政府分配给画家们大型公共墙壁,供他们进行艺术创作。仅里维拉一人在8年内就创作了至少124幅壁画,其中包括墨西哥国家宫殿的壁画、库埃纳瓦坎市的科尔特斯宫的壁画和国家农业学校的壁画。<sup>③</sup>这些壁画描绘了大量土著人物和符号,以赞扬墨西哥前哥伦布时期的文明。

① 安德雷·M. 马拉克 《塑造现代人:卡耶斯派的教育计划,1924~1935》(Andrae M. Marak, *The Making of Modern Man: The Callista Education Project, 1924-1935*), 博士学位论文,新墨西哥大学,2000,第58~60页。

②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 《宇宙种族:伊比利亚美洲种族的使命》(José Vasconcelos, “La Raza Cósmica: Misión de la Raza Iberoamericana”), [www.turemanso.com.ar/larevista/bajadas/larazacosmica.pdf](http://www.turemanso.com.ar/larevista/bajadas/larazacosmica.pdf), 第3、14页。

③ 弗雷德·斯特恩 《革命之墙:墨西哥壁画家》(Fred Stern, “Revolutionary Walls: The Mexican Muralists”), 《世界与我》(*World and I*), 2011年3月,网络学术档案,2015年4月16日。



同时,其他不同形式的艺术和文化生产也被用来塑造民族认同,如音乐、手工工艺、建筑和文学等,并且被纳入了浪漫主义土著遗产的各个方面。

前哥伦布时期的语言文学研究在这个时期形成了一个学术领域,这主要应该归功于弗莱·安赫尔·玛丽亚·加里贝·金塔纳(Fray Ángel María Garibay Kintana, 1892-1967)的领导。他是一位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专长于对前哥伦布时期中美洲特别是中美洲纳瓦(Nahua)人的研究,他以研究和翻译征服时代的原始文献而闻名,这些原始文献是用古典纳瓦特尔语、后古典墨西哥中部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阿兹特克帝国的通用语写成的。除了他的学生米格尔·莱昂·波蒂亚(Miguel León-Portilla)外,加里贝是纳瓦特尔语及其文学遗产方面最杰出的权威之一,他的工作提高了墨西哥本土文学的学术地位。他和他的学生米格尔·莱昂·波蒂亚出版了殖民地时期阿兹特克诗人的作品。由于墨西哥政府支持土著主义的表达方式,建立具有学术地位的纳瓦特尔文学便被视为国家资助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

## (二) 卡德纳斯政府的土著主义运动

在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总统任期内(1934~1940年),土著主义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卡德纳斯在竞选总统的旅途中考察了印第安人社区的经济和教育斗争之后,于1934年2月25日在恰帕斯州的圣克里斯多瓦小城发表的演说中表示,政府有责任帮助土著人民成为墨西哥现代社会的成员。他的政府制定了文化适应政策,计划将印第安人口整合到墨西哥民族国家,这些政策包括手工工艺项目、使土著经济现代化的技术培训<sup>①</sup>项目、扫盲项目、双语教学创新项目、鼓励印第安人学习工业生产方法的“合作社”和“学校车间”项目等,这些项目旨在从文化和社会方面整合土著群体,促进印第安人的“梅斯蒂萨赫”。<sup>②</sup>政府还加强了领导体制建设,

<sup>①</sup> 玛丽亚·姆内兹《20世纪墨西哥的民众主义:卡德纳斯和埃切维利亚总统》(Maria Mun-ez, *Populism in Twentieth Century Mexico: The Presidencies of Lázaro Cárdenas and Luis Echeverría*), 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 2010, 第125页。

<sup>②</sup> 冈瑟·迪茨《从土著主义到萨帕塔主义:为墨西哥多种族社会而斗争》(Gunther Dietz: "Del Indigenismo al Zapatismo: La Lucha por una Sociedad Mexicana Multi-Étnica"), 载南希·格雷·波斯特罗、莱昂·萨莫斯科编《拉丁美洲争取土著权利的斗争》(Nancy Grey Postero and Leon Zamosc (eds.), *La Lucha por los Derechos Indígenas en América Latina*), 阿比亚拉出版社, 2005, 第66~67页。

1936 年建立了土著事务局 (the Department of Indigenous Affairs), 其主要任务是促进宣传、教育和经济发展的结合。后来, 这个部又被改名为“土著自治事务局” (Department of Autonomous Indigenous Affairs), 其任务是通过科学研究来了解印第安人及其存在的问题, 然后制定相应的对策来应对这些问题。1940 年又建立了国家人类学和历史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但到 1947 年“土著自治事务署”被取消了, 它在 1948 年被“国家土著研究所” (the National Indigenist Institute) 代替。

卡德纳斯政府加快了土地改革的步伐。为改善农村地区的经济条件, 在卡德纳斯的任期内, 他的政府将 5000 万英亩的土地分配给了 80 多万农民, 新成立的集体农庄超过了 1.1 万个。<sup>①</sup> 这个数字超过了他所有的前任总统为创建集体农庄所分配土地的总和。这些集体农庄作为一种新的行政单位, 将土著村社纳入国家结构中。当面对一些印第安人对国家土地改革有所抵制时, 国家派出了农村教师, 对那些“顽固不化的农民”进行教育, 使他们相信制度化革命所取得的成就。<sup>②</sup> 由于来自一些印第安村社的持续抵制和大地主的抵抗, 以及集体土地制度无法维持不断增长的农村人口, 卡德纳斯的土地改革实际上大部分没有完成。虽然国家整体贫困有所减少, 但城乡社区之间的贫富差距仍然很大, 非土著社区和土著社区之间的贫富差距甚至更大。

卡德纳斯政府也进一步推动了教育改革。在卡德纳斯总统任期内, 公共教育部增加了土著社区学校的数量, 提高了教学质量。卡德纳斯也是双语教育的倡导者, 1939 年, 教育部启动了双语教育计划, 在该计划中, 土著学校用本地语言授课, 然后慢慢过渡到西班牙语。在国家教育计划中规定使用土著语言来使土著儿童适应学习环境, 这是第一次。为了支持这一计划, 双语教师接受了语言和文化方面的正规教育培训。但是, 由于双语教师缺乏对本土语言的正确使用, 以及一些印第安人对文化教育的抵制, 最终的结果是, 这一项目只能成功地使个人适应, 而不是创造一种地区性的社会变革。

对卡德纳斯政府土著主义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关键人物是莫伊塞

<sup>①</sup> 迈克尔·C. 迈耶、威廉·H. 毕兹利编《墨西哥史》, 复旦人译, 第 587 页。

<sup>②</sup> 冈瑟·迪茨《从土著主义到萨帕塔主义: 为墨西哥多种族社会而斗争》, 第 62 页。

斯·萨恩斯 (Moises Saenz), 他是墨西哥教育改革的倡导者和土著主义者。这位前教育部副部长 (1925 ~ 1928 年在位) 和加米奥曾同为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弗朗茨·博阿斯的学生。另外, 他还受到美国教育学家约翰·杜威的影响。他相信墨西哥 20 世纪 20 年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可以通过“行为学校”来解决, 这些学校将建立在所有农村社区, 而不论该社区成员是何种族。“为实验社会经济的变革, 农村学校必须成为实验室。农村教师必须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利益, 而不是将他们的贡献局限在正式指令的传统领域……他们在此任务中会得到流动的文化使团的协助, 后者拥有的专家团队包括医生、护士、兽医、家庭经济学家、木匠、音乐家、剧作家、画家和其他人。”<sup>①</sup> 该计划的目的是要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将农村居民纳入国家文化和社会的主流。因此, 他对 20 世纪 20 年代的教育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墨西哥农村文化复杂性的日益熟悉, 加上他前往中美洲及南美洲旅行的感受 (在那里, 他亲眼看到了危地马拉和安第斯山区土著人口的悲惨处境), 最终使他对单一的社区发展计划的可靠性发生了怀疑。特别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初在墨西哥卡拉潘 (Carapan) 的塔拉斯科 (Tarasco) 村经过 6 个月的人类学研究之后, 他发现 (墨西哥) 联邦文化计划, 尤其是联邦的农村学校被忽视甚至受到当地农民的敌视,<sup>②</sup> 卡拉潘的经验促使萨恩斯重新思考他自己有关社会政策和民族差异之间关系的立场。他在《整体的墨西哥》中认为, 印第安社区的问题不是孤立的, 而是印第安人被纳入更广泛社会中所遭受的剥削和不利条件的问题, 这种情况根源于殖民征服。“在整个国家, 印第安人被统治阶级不道德地抛弃, 并遭受到最不公正的剥削”。萨恩斯敏锐地意识到土著生活的积极方面和保护印第安文化特别是印第安管理机构的重要性。他在 1939 年具有先见之明地写道“建立一种‘间接’政府也许是可能的, 印第安人通过这种政府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的组织,

① 辛西娅·休伊特 《从人类学视角看墨西哥的农村》(Cynthia Hewitt de Alcantara,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Rural Mexico*), 劳特利奇出版社, 1984, 第 14 页。

② 斯蒂芬·刘易斯 《1920 ~ 1940 年的国家, 教育和在墨西哥的印第安人问题》(Stephen Lewis, “The Nation, Education and the ‘Indian Problem’ in Mexico, 1920 - 1940”), 载沃恩和刘易斯编《鹰和圣母: 1920 ~ 1940 年墨西哥的民族和文化革命》(Mary Kay Vaughan and Stephen E. Lewis, eds., *The Eagle and the Virgin: Nation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Mexico, 1920 - 1940*), 杜克大学出版社, 2006, 第 176 ~ 95 页。

同时使它与该国其他地区建立联系。”<sup>①</sup> 萨恩斯的这种从土著主义向多元文化主义的转变在拉萨罗·卡德纳斯总统任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1940年,卡德纳斯政府在墨西哥米却肯州帕茨瓜罗(PaTzcuaro)召开了第一届美洲印第安学者代表会议。会议的主办方是墨西哥,接待了来自19个拉美国家的代表和与会者,共250人,讨论并重新评估了土著人口在拉美国家中的作用。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代表批判了以往对印第安人的强制同化行为,提出以“文化的一致性和相对性理论”为建设民族国家的新方针,倡导承认印第安人的民族文化特点和特性。<sup>②</sup> 莫伊塞斯·萨恩斯是会议的具体操办者,积极的支持者,他认为文化多元化是实现土著群体融入国民身份的唯一途径。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不是传播或创造土著主义思想或方法,而是扩大土著主义在美洲大陆的潜在规模和创造土著主义的泛美体系。在讨论了一些有关土著人口的议题后,会议提出了两个主要目标,他们决定努力改善土著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努力保护和保存他们的各种习俗和传统。会议还决定设立泛美印第安研究所,这是“一个专门研究印第安问题的政府间机构”,以作为各个国家的土著部门的补充。萨恩斯被任命为这个研究所的所长,但他第二年就在一场车祸中丧生。加米奥后来被选为研究所所长。卡德纳斯在会议的演讲中指出,解决印第安人问题的方法是“使印第安人墨西哥人化”,并使他们成为国家公民。<sup>③</sup>

尽管卡德纳斯政府成立了管理印第安人的专门机构,但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将印第安人归属于工农大众,强调阶级高于种族的划分。“解放印第安人的纲领实质上就是解放任何一个国家无产阶级的纲领。”<sup>④</sup> 政府的目标是在保护印第安人特殊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印第安人阶级和社会的解放。因此,政府更多的是通过对作为农民的印第安人采取的普遍措施,而不是通过制定对土著人的特殊计划来对印第安人施加影响。

① 莫伊塞斯·萨恩斯《整体的墨西哥》(Moisés Sáenz, *México Íntegro*),利马托雷斯·阿吉雷出版社,1939,转引自盖伊·汤姆森《墨西哥文化复兴》(Guy Thomson, *The Mexican Cultural Renaissance*), [www2.warwick.ac.uk/.../muralism\\_and\\_indigenismo\\_2011](http://www2.warwick.ac.uk/.../muralism_and_indigenismo_2011)。

② 朱伦《论墨西哥的一体化印第安政策》,载郝时远、阮西湖主编《当代世界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第477~478页。

③ 玛丽亚·姆内兹《20世纪墨西哥的民众主义:卡德纳斯和埃切维利亚总统》,第125页。

④ 路易斯·冈萨雷斯《卡德纳斯总统的日子》(Luis González, *Los Días del Presidente Cardenas*),墨西哥学院,1981,第120页。

土著主义运动在 20 世纪 70 年代埃切维里亚政府期间再度复兴，但到 20 世纪末又被重新定位。尽管如此，在 20 世纪前半期，土著主义和土著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对墨西哥现代化进程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土著主义重新发现了古代印第安文化，并把印第安文化当作国家文化的重要基石。印第安人的过去和现在将成为一个令人自豪的源泉。墨西哥以“正在变为褐色的国家”的方式，否定以欧洲或美国为民族文化认同的参照标准，这对消除旧精英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手段，因而对革命领袖具有吸引力。土著主义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宣称要“寻求对墨西哥被剥削的印第安人团体的解放和整合，将他们从大庄园主、卡西克和牧师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融合到新的革命国家和民族之中”。<sup>①</sup> 因此，土著主义的崛起是墨西哥民族意识觉醒的标志，也是墨西哥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建设的一个标志。

（作者简介：韩琦，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和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教授）

---

<sup>①</sup> 艾伦·奈特 《种族主义、革命和土著主义：1910~1940 年的墨西哥》，第 80 页。

rary stage from the economic recession of the 1990s to the present. The evolution of the welfare economic though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Japa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welfare system. Therefore , it is a mirror which reflecte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 Japan's Welfare Economic Thought has borrowed Western experiences and integrated domestic tradition.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welfare system and welfare legislation. China has some similar problems with Japan , therefore , the ideas and propositions of Japan's welfare economic thought are worthy of studying.

**Keywords:** Japanese; Welfare Economic Thought; Development Trajectory

### **Gamio's *Forging the Fatherland* and the Indigenous Movement in Mexico**

*Han Qi*

**Abstract:** Manuel Gamio was a famous archaeologist and anthropologist in Mexico. He is known as the "father of indigenismo" in Mexico. In 1916 he published *Forging a Fatherland* , in which he proposed that archaeology is a scientific and nationalistic discipline; and the direction of Mexican cultural development is an "evolutionary integration" of foreign cultures and that of local , rather than Europeanization. He advocated racial equality and integration , and promoted to create a united and strong nation state. He portrayed the Mexican nation as a statue with an Indian base and a body forged by all ethnic groups. He believed that anthropology is an applied science that can serve to create a unified , healthy , and progressive nation and society in Mexico. His *Forging a Fatherland* along with works by other famous intellectuals of the same era have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Indigenous movement. Under the promotion of Mexican anthropologists , indigenismo in the 1920s was adopted as an official ideology , and was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tool for creating a unified national identity and achieving socio - econom-

ic modernization.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specialized Indian leadership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 several presidents during 1920s – 1940s continued to implement education reforms , land reforms , advocate mural art movements , indigenou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 bilingual teaching , promote Indian craft projects and technical training , etc. These efforts greatly promo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Indian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boriginal movement was significant for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Mexico. The leading role of anthropologists in the Aboriginal movement is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he Mexican Aboriginal movement.

**Keywords:** Mexico; Manuel Gammeo; Moises Sains; *Forging a Fatherland*; Indigenous Movement

### **The Japanese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China and The Research of Japanese History in China**

*He Shanwen*

**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nteraction and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the Japanese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China and the research of Japanese history in China. It divides the research into three stages and presents the research status , achievements , innovations an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tage respectively. In particular , this paper not only reviews the works and papers of historians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 but also gives the first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s on the studies of Japanese history in Taiwan , China. Finally , the autho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shortcomings and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he Japanese history in China and makes a criticism on some undesirable tendenci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is predicted as well.

**Keywords:** China; The Japanese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China; The Research of Japanese History in China; The 70th Anniversary